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午亭文編卷三十五

大學士陳廷敬撰

序

御製文集擬後序

蓋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此  
河洛呈其精蘊苞符闡其祕奧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  
曜該物序而察民彝演為圖疇以教萬世則人文化成

之道懋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亶聰首出躬  
文德以表建於上而昭宣於修辭立訓英華發於和順  
篤實著為輝光然後三物以惇四術以備戶佩詩書之  
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際者即山陬海澨靡  
不涵濡盛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宏規太平  
之駿烈也哉欽惟

皇上遜志典學勵精勤政德業之隆治功之盛赫赫巍  
巍不可殫悉自莅阼迄今齋莊祗肅對越

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修明制度文經武緯禮序樂  
和寬沖以體羣下之情惠懷以普黎庶之德銷金革而  
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盈虛地利  
之險易邦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民風之情偽吏治之  
貪廉莫不悉歸

睿照潛納

皇衷故凡施為建立見於詔號命令之中出話吐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王之言語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聖藻天葩形諸篇翰時而咨儆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蕩平正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類戶牖杖履之銘也時而流覽景光阜財解愠之奏也蓋惟

皇上徇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抒寫化工渾涵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彙炳煌焜耀至於此極臣叨塵

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玉音推解經傳奧旨發前聖未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通曲暢而深宮清燕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

聖謨洋洋並六藝而昭天壤者洵有原本也雖義蘊高深同體冲漠神明於意言之表非臣庶所能仰窺萬一而即而求之引伸而紬繹之則仰觀俯察之機時行物生之妙可以想見端倪沐浴鼓舞於不自己矣然而

至德謙光富有若虛久藏絀袞近因廷臣敦請再三始命彙次編為四十卷將見流布寰區昭垂典則咸得瞻日月之末光挹河海之餘潤彬彬乎有所感發興起以永成夫道一風同之治猗與盛哉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九月天下貢材武士於京中樞臣請舉會試奉命拔騎步射及格者七千有奇

上曰爾廷敬其副卿馮溥往衡其文前此未有以詞臣

副執政大臣典會試者蓋異數也臣謏劣聞

命戰栗黽勉祗役既取數如額錄當獻臣得綴言末簡  
臣惟國家取士文武殊科然革前代武學師太公之陋  
學統於儒師統於孔子文不兼騎射武顧兼策論何也  
此非難武士也誠重之也夫武而不文其人任卒伍而  
不足任偏裨任偏裨而不足任大將者也兵家者言毋逾  
孫吳呂李司馬尉繚諸書今武士合而治之闡中發策  
則漢唐宋諸名將已然之迹與夫天下塞障耕屯保伍



諸事旁及莫遺又明示以七書之外之書無不當肆力  
矣士苟雅能明習得其要領發為文辭具有倫貫異日  
干城貔虎之選取諸此不已裕哉且夫羸獷桀驚者武  
士之習也一變其習使人不得以赴桓目之而庶幾於  
古之雅歌投壺羽扇綸巾者非沐浴書冊漸靡師儒不  
為功若此者非皆論策宜重之明驗乎蓋自古承平既  
久勢漸輕武不惟文士輕武武亦自厭其武馴至盡隳  
武備而不可振今重武兼重文正所以常重武而不至

於輕也草莽鄙生妄謂先之騎射武士所事也重之也  
至於論策則已略允若茲當其罄控縱送無不及格盡  
收之奚不可而乃決去留於操觚不亦可以已乎臣於  
棘闈中從臣溥後慎簡諸士所作登其可者異或可仰  
佐得人以無辜任使至意復著其說喻天下繼起諸士  
使皆知國家文武無畸重決拾之暇即咿唔而不敢有  
略文之心昔周之盛也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  
不有方其奉璋莪莪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材及其淠

彼涇舟烝徒櫂之皆將帥之選臣知自今以始人材蔚起克文克武雖成周之盛無多讓矣

辛未會試錄序

洪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勤儉寬仁道隆化洽德厚恩滂是以府修事和績熙功叙典章文物粲然光昭煌煌乎駕三古邁百王洵

聖作之崇闕

帝載之顯懿也歲在重光協洽當試士於南宮禮臣請  
典厥事者

上命臣玉書臣廷敬偕臣光地臣士正以往臣廷敬聞  
命惶恐自惟駑材下質忝竊遭逢迂踈暗僊無所建明  
涓埃莫報感悚徒深伏覩我

皇上天縱至聖好古敏求經史百家兼綜並貫  
手撰御集盈溢縹緗

聖詣精微

天章炳蔚朗乎如日月之垂照淵乎如江海之迴瀾自  
載籍所稱未嘗有也至若評較古今文字

睿鑒超然片言論定迴出羣臣之上蓋得乎學者至矣  
臣從諸臣後固所日仰高深而弗能颺贊者也我

皇上功德文章之盛巍煥若此如臣之愚備員尸素衡  
文鉅務曷克勉稱

聖心曩壬戌之役既奉

詔使今復荷茲任敢不益矢精白毋負初心臣伏思易

書詩之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書曰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自古帝王  
宰化出政誕造鴻休悉本賢材之盛弼成襄贊之隆也  
明甚今者

聖主雅化作人振興文運敦勵士風美意良規甚悉甚  
備而

睿文滌翰勒金石而光簡冊者昭垂於太學之庭鄒魯  
之邦白鹿鷺湖之祠崇重表章靡所弗至林廟之豆籩

載薦闕里之修葺維新廣賴宮之搜羅設八旗之科目  
人材輩出仕進途寬蓋

聖天子在上而名山大川之鍾秀詩書禮樂之甄陶伏  
處而謳歌悠悠於寬閒寂莫之鄉欲効一得出一長以  
佐王事而策勲名其懷抱有素固願司衡者善擇識之  
使不矢公慎以集事將何以上醕

皇命下不媿於多士乎矧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  
旁早夜乾惕兢兢以自持者殆食無寧晷而寐不安席

也臣甫入闈遂與同事諸臣誓告司盟冀答

主知於萬一風簾月案披閱維嚴大抵士習不同文體  
各別摘藻拔華英采外絢者才之勝也抱樸含章情文  
內蘊者養既具也若夫才以學斂養與識優探六藝之  
祕微芟羣言之浮蔓沈浸醖郁光輝發越而準以先民  
之矩矱可為繼起之津梁前古後今不可多見茲值

盛化之漸摩休風之光被亦庶幾乎其遇之他如蹈空襲  
虛支離其辭說者皆擯而弗敢以錄蓋仰體我



皇上崇實學黜虛聲之至意焉夫一朝之取舍即吏治之攸關民事之所係若所錄之不當又且以負天下矣臣又謂多士自昔文行一致蓋道德文章出於一而言語事功不得歧而視之也多士於嚴更漏刻之餘殫思竭慮聚寒窗之攻苦以進於校士者皆所以闡明聖賢之緒言備國家異時之實用豈其出身事

主而忘之多士自今以往其益居敬窮理推誠致行盟心於幽獨立身於家邦宣力於猷為竭忠於

君父求副

聖天子敷奏明試之盛心則今日者無負

簡命之諄諄無愧於多士之濟濟且無慙於天下之大矣

多士勉焉

臣

方與多士共勉焉

癸未會試錄序

欽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治定功成於今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  
春二月當大比天下士禮臣請典試事者臣自陳昏瞽

既列狀上奏

上弗允命

臣

廷敬偕臣賜履臣涵臣汝霖典厥事

臣廷

敬聞

命彷徨震悚移日伏念臣備官銓曹侍直

內殿恐滋隕越常懷氷兢茲當校士之重寄敢弛夙夜之初心且多士來自草澤山陬海涯皆知

聖人在上道濟羣生文明之化光昭下土夫既人思淬礪俗嚮陶甄臣又何敢不益自鞭策以上思答夫

聖恩下不愧於多士乎今鎖闥畢事錄文以獻例得颺  
言篇端臣不敢為枝言蕪辭謹識其大者仰冀

省覽焉蓋臣今奉

命而論者文也夫文以載道道命於天傳於人知天之  
所以命知人之所以傳夫然後道尊而學正學正而文  
興則今日道統之傳文運繫焉此其大者也臣謹識焉  
惟天陰騭下民篤生聖人作之君作之師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以行其

政教道統之傳常在上而不在下也若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實故自孔子以來道統之傳常在於下揆之天降生民之意豈適如此哉且夫天道貞觀無往不復故知今日者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矣在下者傳之師儒僅寄於語言文字而在上者則見諸行事之實我

皇上以聖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乂安故知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昔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歷叙其傳亦大率以五百年為斷以今考之在上者莫不皆然而在下者則或不盡然也然而其始之自上以及下其後之由下以歸上者亦莫不皆然也孟子謂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所謂在上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此所謂始之

自上以及下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自是以降或千有餘歲或百餘歲或不必百  
餘歲若周子若二程子若朱子此所謂在下者或不盡  
然也若是者何也天之鄭重夫在上者之傳故以五百  
年為斷其不必五百年者蓋僅寄之語言文字以衍斯  
道於絕續之交特在下者之事耳惟是師儒之統轉而  
屬之帝王則五百年之期斷然其不爽者將復合焉此  
所謂後之由下以歸於上者莫不皆然也蓋自周子二程

子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年矣我

皇上論世知人崇朱子之學頌其詩讀其書存諸德行  
見於文章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常在上而不在下故道統之傳由下以歸於上者此正  
其時也此乃天之所以降生下民之意也臣嘗伏而思  
之天下之士涵濡於雅化鼓舞於

皇風者亦已久矣而聖人之道傳之在我

皇上者天下之人將皆知之而其所以朝斯夕斯實用



其力者天下之人或未能窺其詳也臣日侍

內廷因得臚舉焉

皇上總攬八紘日有萬幾舉凡立綱陳紀制治綏猷諸  
大政事發於

聖衷行於天下者既莫不與古先聖王之道異世而同  
符矣而勤思至道博極羣書燕閒之頃耽情六籍慈誨  
青宮訓督

皇子詩書講誦

殿陛之地儼若鄒魯之鄉作為文章巍巍乎與典誥同風至於帖括之文百家之藝盡在

聖明之鑒豈非道統所歸實有本末兼該源流共貫者與今日者親得

聖人而為君師雖不敢與於大道之傳而亦幸在見知之列將見由文王以來濟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復生於王國以上佐

壽考作人之雅化而時雍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馴

至於矢謨賡歌亮采惠迪之風以幾乎唐虞郅治之盛則道之在上而下被其政教者將永永焉傳之千萬歲而無窮又豈五百年之可以數計者哉謹以告多士者為

黼宸獻焉

御定全唐詩後序

大庭軒轅遐哉邈矣唐虞之稱詩也帝舜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而申以喜起之義曰百工熙哉以勉其臣

大禹則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申以董戒之義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以訓其民是詩之所以訓勉其臣民而通於政教者見於虞夏之書可考而知也周之興也武王既定天下巡狩述職陳列國之詩以行其慶讓孔穎達述巡狩之禮引王制曰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二南之詩得於巡狩此周初政教之美所由傳也宣平以還正變迭奏邶鄘而下失得互陳微獨當時采風知列國之政教而考古論世者亦可以得其升降污隆之

故焉漢魏去古未遠六朝以來餘波綺靡洎夫有唐太宗起而振之本國風雅頌之遺有古歌今律諸體上倡其鴻製下行其清音彬彬盛哉以及中晚之際與周詩正變約略相倣故觀全唐之詩愈有以知政教之所關為尤重焉我

皇上接唐虞之統闡文武之傳躬致昇平協和萬國士詠於室農謳於田蒸蒸然有詩書禮樂之風而

九重深念時省兆民黃髮歌衢垂髫擊壤何其盛與蓋

天下涵濡於

聖澤之中者於今久矣惟我

皇上以道德之純粹發為事功以性情之中和孚於民  
物舉凡彰施於政令詔誥之間皆原本六經度越前史  
而下之觀感而化詠歌蹈舞於不自知者則有近乎詩  
教之興傳曰王者之風必本聖人之化夫惟功德之隆  
有以致此也至若

御製詩文經緯天地陶鑄萬彙炳炳琅琅留

玉几而祕金函者猶未盡登琬琰昭布域中而徃徃蒐羅  
編輯百家有用之書足以佐邦政裨世教者亟令剞劂  
以訓勉臣民煥乎文教之美莫與京矣會翰林侍讀徐  
倬進全唐詩錄

皇上覽而嘉焉遷倬禮部侍郎以風厲天下

命以大府之金校刊於其家既

親製宸章冠之簡首復

命臣等為後序臣廷敬自以爝火螢光在

日月之下屏營累息經涉歲時伏念我

皇上功德之巍巍既如彼文教之煌煌又如此此即大舜之勅時幾熙百工大禹之勸九歌俾勿壞之至意也即詩教之所感孚遂可因全唐之詩錄邇成周之二南而永媲美於中天之盛也矣

刻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序

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義各立其長教令以行之下士為比長中士為閭胥



上士為族師下大夫為黨正中大夫為州長命卿為鄉大夫比五家耳遞累而至於鄉蓋萬有二千五百家焉比閭族黨州鄉為地六而鄉最大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長六而鄉大夫最尊又司徒所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蓋鄉者民之聚也故後世言民之聚者必曰某鄉某鄉云然古之鄉比於後世之郡邑今所謂鄉不過古之比閭族黨而已

幾於州者亦尠矣考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比長各掌其  
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閭胥各掌  
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  
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  
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則屬民而讀邦法祭祀則  
以禮屬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  
其州之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之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嗚呼先王之制何其善哉鄉老鄉大夫下近於民而上達於天子故其時之政即其教其時之吏即其師下至此間族黨州莫不皆然此所謂善也今之鄉不得齒於古之州獨不可以齒於此間族黨乎亦猶有同

於古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其吏其師者乎亦何恠夫  
其政無其法其教無其道也今之學官猶秦漢以來之  
博士官文學掾耳政與教殊途吏與師異趣矣然而能  
舉其教與師之職者十百而不一見也政與吏之不古  
若又何足恠焉此賢人君子之所以大懼而思有以補  
其法之所不及也余覽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有先王政  
教之遺意惜吾不得見鄉老鄉大夫興賢興能之盛矣  
而姑與比閭族黨之人樂而服習焉非敢自以謂能之

也聊竊附於賢人君子之所大懼云爾

經義考序

朱竹垞先生歸隱小長蘆中以緝學著書自娛遠屏聲迹獨千里寓書於余曰纂尊所輯經義考三百卷今已就九經之外旁及緯候唐宋以來碑版傳說摭采頗多公其惠踐前諾畀以序言廷敬發書喟然曰經義之存佚聖道之因以顯晦而君子之所尤宜盡心者也凡經之存佚不於其書於其人且於其時有佚而若存者有

存而若佚者秦燒書坑儒經佚矣漢興於殘烟斷燼之餘掇拾其什一二其時專門名家引經制事雖守殘抱闕彬彬乎有近古之風焉其後以經選士設科射策乃有通義之目經義之存莫盛於此夫其初所謂經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是以石渠之論稱制臨決者曰五經同異孝章修甘露故事亦曰論五經於白虎觀唐貞觀中乃分列九經而唐之經義不勝於漢若是乎佚者若存而存者若佚也夫經以致用致用之實莫大乎教人

取士之法則由唐宋以來其得失之故可覩矣唐初沿隋舊置六科其後科目雖繁大要以明經進士為重明經試經義進士試策詩賦雜文亦貼經故尤以是科為重後雖稍浮濫終唐之世卒未有以易之也宋初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後所重者詩賦論三題熙寧元祐之間詩賦經義罷復錯互而王安石呂惠卿創始之經義迄於今流毒無窮焉詩賦雖詞章之學而精其業非通經學古者則不克以為今之經義名雖正

而實則乖蓋王氏之經學行而經亡滋甚矣安石曰本  
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嗚呼豈知並  
學究而失之乎今古經具在而學術如此則經之存佚  
皆不可得而問矣今竹垞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  
多其或存或佚詳載於編余以為經竹垞之考定存者  
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  
之存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  
為之



聖天子典學右文石渠白虎集議方殷諸儒必將以竹  
垞為大師而正經學以淑人才有厚望焉余序竹垞經  
義之書而及唐宋以來所以教人取士之法蓋深有慨  
於聖道顯晦之故而重有幸於今茲也

合刻呂氏二編序

康熙三十年夏六月予承乏刑官之長見諸犯法者士  
與吏多有不幸出於無心而凡民之愚皆其所自取然  
其始或皆以微故罹於刑辟至有以三銅錢殺人而抵

者雖其氣質之惡亦坐未嘗深知人不可殺之故寧貿  
貿焉即於死而莫能悟也是豈非其人之獨不幸與今  
國家修明法度中外凜然士大夫幾幾有懷刑之風而  
鄙野之眚觸禁未止夫

聖天子之加意教化至矣而民不悟意有司者文法密  
深罕所譬曉無以發其天良使漸漬染濡馴至於刑措  
之盛與予觀寧陵呂新吾先生增述其先公漁隱閑翁  
小兒語及所自為宗約歌自問間童稚閨閣婦人牧夫

估人野諺巷語約以精理諧為音聲是固無密深之艱而有譬曉之易者也夫殺人者抵民未有不知乃猶貿貿焉犯而莫之顧者非其不知人不可殺而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凡民之知之者或鮮矣此二編者雖非獨為此而作然童而聞之熟於口耳而悅於心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將深知其意長焉老焉謹而避之民之犯於刑者亦鮮矣則以是仰佐

聖明教化之指豈謂無補哉初汶上岳鎮九峰秀刻此

二編以教其家人鎮九去京師久刻本不可多得予謂  
無以廣其流播也乃取是二編合而刻之予不敢隱鎮  
九之美者亦竊附於君子與人為善之義云爾是年七  
月朔日澤州陳廷敬書

日下舊聞序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而其所亟者乃在以天下土地之  
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名物而其所重尤在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

物生然後以十二教治五物焉夫以掌邦教之官而其  
亟且重者顧乃在於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惟五地之物生既辨而後乃以施教焉則五地之物生  
所繫之亟且重可知也而其六官之篇必先曰惟王建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若是乎先  
王建邦設都凡以順天道察地理宜壤土之所生以求  
盡夫人物之性而施吾教焉亦豈猶後世憑險阻域封  
疆角強力於天下如秦漢以來所謂攻守異勢婁敬告

漢高帝以力取不可以德守諸為說之陋者哉古者建國其始見於書曰陶唐有此冀方穀梁謂冀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夏殷皆都焉虞夏之時分天下為九州冀州地最廣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舜分冀為幽并營幽與并皆冀地也由此言之則今之

帝京正當冀之封域蓋唐虞夏殷之所都而天子之常居也梁襄言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雖王者建邦不務險阻之憑封疆之域

而燕之形勝自古都會之雄卒莫有過焉者其至盛矣哉易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惟燕當之矣詩云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封畿寰宇之表儀也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陸之名物既不可以不辨而又將以為教所由施其繫之亟且重如此也則夫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仰稽天道俯察地理及壤土之所生人物之所宜推原先王建邦設都之意布諸冊書使因物而施教者於是乎有

取焉詎不偉與朱君竹垞彊力嗜學著星土世紀一卷  
形勝一卷宮室七卷城市九卷郊坰六卷京畿十一卷  
僑治附焉邊障二卷戶版風俗物產一卷雜綴一卷終  
以石鼓考三卷統名其書曰日下舊聞而米輯羣書至  
千二百餘種之多可謂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者矣  
以余觀其意不顯務言險阻封疆之勝始之星土世紀  
而終之以石鼓之文大抵與秦漢以來儒者形勢之論  
以及奉春君之陋說殆什伯不侔矣擇而取焉吾望夫



因物以施教者

朱子論定文鈔序

衆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害正不有其人排斥而決擇之以衷諸孔子則天下俴俴焉如瞽者之無相暝行之無燭不及於顛踣陷溺無所底也當戰國時去孔子猶未遠而楊墨告子之徒各倡異說塞仁義之途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洎秦以來游士縱橫捭闔傾動世主其人皆詐謀詭論欲苟一時之得不復顧萬世之

害舉先王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者毀裂滅絕其害甚  
於燔書浸淫既久中於人心由是百家紛出奮其私知  
敢有顯然非聖之書矣兩漢雖表章六經而微言既湮  
其流至於曲學阿世迨其後生心害政以致禍亂相尋  
歷晉唐洎五季之時彌甚矣中間二三賢喆之士如韓  
歐諸君子出而力爭之聖人之道賴以綿綿延延不墜  
於地然亦莫有能集諸子之言而匯歸於一是者也故  
即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邈焉孤存於世逮及南宋紫陽

奮興於千載之下正百家而集大成追於今世之學者  
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昔  
蘓子瞻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降及後世曲學之患甚  
於異端昌黎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然則朱子之  
為功亦不在孟子下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  
願學孔子者也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  
孟子辨之而天下後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時千  
有餘歲羣言之紛綸莫可紀極朱子從而別白是正焉

而天下之言理者始歸於一是朱子之知言繼孟子而  
興起者也其言散見於羣書及具本集中者石門吳子  
青壇距戶十年餘潛心蒐輯薈萃成編名曰朱子論定  
文鈔昔人謂仲尼駕說者朱子駕孔子之說者也今復  
駕朱子之說可謂金口而木舌者矣

聖天子典學重道紹接洙泗詖褒新異之說不得至於  
黼黻之前知言獨至矣是書也上佐

乙夜之觀益廣文明之化又豈僅為學士大夫誦說服

習之書而已也哉然學士大夫果皆能誦說而服習之  
以求至乎成教化而美風俗則簡冊之所傳即政教之  
所布也知言之功不其偉與青壇以書問序於余余是  
以樂為之序

四書字畫約序

四書之書髣髴誦習白首茫然能得其意者鮮矣顧其  
立言文從字順非有聾牙詰曲棘喉薄吻之音世之學  
者動稱古文奇字過矣其為書數萬言約而取之凡二

千三百二十五字耳而天地古今洪纖高下事物之理  
修已治人之道不出此二千三百二十五字之中而罔  
不備焉雖古之善立言者無以過之若是則聖賢之所  
貴古文奇字云乎哉古文奇字亦有加於四子之書之  
所言者哉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吉人之辭寡蓋立誠  
則辭自寡四子之書辭之寡者也而古文奇字不與焉  
後世立言者將何所取法與陽城王君端木約取其字  
參伍研極能審知其點畫之所以然孟子所謂博學而

詳說之此非其一端與間嘗謂小學之為功於經書甚鉅如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刊繆正俗張參五經文字元度九經字樣賈昌朝羣經音辨毛居正六經正誤皆是也四子之書約其字而詳說之則自王君始王君且老尚為諸生為此以詔後學亦小學之功也而余則進以立言之說者以世所當治之書更無急於四子而其為字如此其少其為用之大舉天下所當治之書莫之能或急於此則是立言之道不在彼而在此可知也王君

好學深思亦喜古文奇字故為是說以告之

傳經堂集序

吾修勝國史至所謂靖難時忠臣義士蓋攬其軼事而悲之夫以燕之雄及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皆已灰沉煙滅散漫於蟲魚牘簡之中況其姦回邪佞苟富貴而賊忠良此人皆澤已斬矣僅而存者亦黷黷而無聞也而忠臣義士世皆知重其苗裔吾嘗訪而求之問其家牒之所藏弄長老之所傳聞苟遇其人樂與之游焉前



年得一人華亭廖子樾阡今年得一人仁和卓子次厚  
兩人者之先余既採其行事編之史傳於廖氏又別為  
小傳以記其家世之賢兩人既世為通家又相好也而  
樾阡從吾游且久於是次厚屬樾阡別求余文序其所  
謂傳經堂集者蓋卓氏自忠正公而後聞人輩出而入  
齋蓮旬蕊淵三先生尤以文章經術為世所宗蕊淵之  
子火傳賢而有文建祠祀三先生櫝而藏其遺書於廟  
歲時奉以出以教其子孫於是傳經堂之名所由著也

而海內文章之士慕其流風咏歌頌說其遺烈火傳編  
為大集而次厚繼其先人之志收羅益多三先生之賢  
凡名能為文章者亦既揚扆而紀載之矣而吾獨悲忠  
臣義士事人國家不幸而遭變故仗節死義雖其芳名  
盛美足以傳之於無窮然求其後世子孫有能念爾祖  
而勿替厥休者亦寥寥其難焉今吾於廖氏既有遇也  
又得卓子及聞其先世之流風遺烈而頌說之以竊附  
於海內文章之士亦可謂幸已然吾聞金川門失守時

忠正之子孫變易姓名乃得出避於塘西而廖氏竄流之金山其後子孫稍得從申浦之南其艱危如此今卓氏雖盛矣亦尚其敬念之哉

洎水齋文鈔序

陽城之西壤境相接僅三四十里許在行山溪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其多至踰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殫數其尤為天下所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

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  
事此五君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洙泗之四科則班  
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疎菴有文而略拱陽長於  
論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  
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暴好名以求自異雖同時之人  
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塵湮滅而  
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椎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藐  
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

三四十里溪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容山公

公諱天祐

皆最能詩而莫為之繼藐山先生奮然獨興於數

世之後其所與交遊者類皆名流如竟陵鍾伯敬亦當世之文人固已知推許之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濬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晚出先生亟稱之自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則先生推挽之功也昔子夏教授於西河言游崛起於東吳流風遺韻振往古而導

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為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槩晚  
節之昭明不媿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  
以謂文學舉其盛也兵劫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  
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鋟版行世而先生裔孫太僕  
君泰文式光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  
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悉  
索敝簾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  
無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是以歎太僕君之賢能不殁

其先人也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願學齋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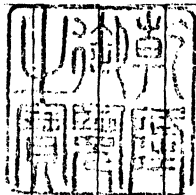
黃忍菴先生自定其所為願學齋文集一百十卷以其目錄視余屬為序曰吾求於世可序吾文者得四人焉子其一也又曰始吾為學因文以見道子之求道也勤故可以叙吾文余愧其言然卒不得辭而亦將以文與道離合異同之故質之忍菴而亦因以求道於文焉易書詩禮春秋皆非有意於文也自孔子歿後之能言之

士其傳於世者大抵皆有意於為文而其能不離異於  
聖人之道者斯為至矣由孟子以來去聖人益遠道益  
不明其傳於世而號為能言之士如司馬遷班固劉向  
揚雄之徒其所為文雖皆不離異乎聖人之道而語其  
至不能無大醇而小疵也近代有八家之目其說始於  
茅氏鹿門而傳其書於天下後世此數子者果天下後  
世之所未易幾及者也而以言乎聖人之道此數子者  
其馬班劉揚之流亞與嘗讀晦菴朱子之文矣蓋顓以



明聖人之道於危微絕續之關而其言語之妙又有兼數子之長者然而不在于數子之列鹿門之意將以謂數子者特以其文焉而已耳非果謂其果不離異乎聖人之道也若是乎文與道離而不合異而不同而忍菴曰吾以文見道又以為余之求道勤而可語於斯文也豈無其故哉朱子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譏焉而獨稱南豐先生之文故朱子之文出於南豐今忍菴集曰願學者不知其謂誰何而以吾觀忍菴之文則皆仲晦子固之

文也由是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則忍菴之所見必將超  
然有得於此矣所謂因文以見道者其謂是與忍菴將  
歸與其徒講道於江湖之上以求進其所未至而如余  
者既無所自見於世將齟齬以終老忍菴亦何取於余  
言哉使強為言亦朱子所謂已試不驗之說者其果何  
所取哉忍菴嚮所云四人者余問之孝感熊先生其一  
也能先生講學為文忍菴試質之其以余言為何如耶



午亭文編卷三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沈世玟

欽定四庫全書

午亭文編卷三十六

大學士陳廷敬撰

序

贈靜明子序

余行天下見磊落權奇之士其人皆超然高舉不能與  
世近顧余獨慕好其人其人亦翛然翩然引而余近也  
比居里中與時俗相偃仰有客過予而笑問之向者夫

子接塵而游不肯耽偷懦習輒熟見蠅營蟻羶者思掉頭脫去故所求與游大半皆權竒高舉之士今則為纖人頑夫之行雉媒之翳以求龍友宜歷落俊邁非常之人去夫子而不顧也余嗒然無以應久之訪舊游於里中靜明子居環堵之室鍵戶觀物蓋與世絕不通者壯而且老矣今年已八十道日以高守日以固益落落不與世通余欲越阡度陌契濶相存追憶向者班荆畫灰之語為雞豚田社之游而邈然不可遂得回念客之言

是也甚矣哉余之慎也夫居無何靜明之子從余游致其父之言曰老人非好為固也辱夫子之知今老矣不可以俯仰於時以辱夫子夫子有意於老人其贈之以言乎雖然余何以贈之嘗記靜明子少時英姿曷儻經奇男子也影塵鉤瑣身事感迫斂其輪囷陸離之才潛搜載籍儒墨道德陰陽名法六家之書抉摘鉤稽得於心而適於用也若數甲乙而傾度篋也而尤精於律歷之學立術數揆儀度觀璇璣之運審三光之行推前校

往協律正紀授民時而成歲功與新法悉合而考晰歷  
元綜校分度其說尤為精密蓋其籠挫七曜探索三垣  
重黎羲和者流而甘石二家所取衷也豈猶夫兔園村  
夫子呶唔一卷書以自號為儒哉靜明子自閉關以來  
掃除所習故學而獨好黃老之書箋注道德經其大指  
如太史公所云六家之弊曰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  
故剝務先定其神而獨以道家為宗嵇叔夜曰非淵靜  
者不能閑止老子曰知止不殆經言能慮能得而本之



定靜靜明子其有道丈人也與哉夫道則吾不知余知  
靜明子深於律歷者也歷家測圭景察經宿睇視弦望  
晦朔光魄虧盈以定其符驗皆可得而見者孟子以為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夫何以斗二十一度去極至  
遼矣日在焉而冬至而羣物於是乎生焉此其可見而  
不可見者存夫黃鍾萬事之根而律首焉冬至萬物之  
初而歷始焉此其不可見而天下之可見者莫大乎是  
推之至於月先建子時平夜半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靜明子於天地人之道必有以窺其  
微矣他日余將毀關撤垣造膝而問焉毋徒使客謂余  
不能得天下奇士漠然相視而笑也

送關同年序

同年生江陵關君以華漢忠義苗裔也按忠義傳先主  
收江南諸郡以忠義為襄陽太守及西定益州拜忠義董督  
荊州事迹其生平在荆襄時為多後因攻曹仁於樊曹  
操勸孫權躡其後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得忠義家遂以

此終是其家在江陵者當孫曹姦譎搶攘亂離之際僅有存者雖其譜系不可深考而自漢以來宗老相傳則君為忠義苗裔無疑也由漢至今江陵之闕無顯者君以

國朝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仕為寶坻令有廉能名居三年坐失察逃人奪其官寶坻民叩

天子闡白君愛民狀

主上閔然為民許留君再為寶坻令又三年會薊州缺

知州君權其州事又以失察逃人奪其官歸江陵君於是不復求仕矣今年秋羸糧杖策走千里謁余於荒阡墟莽之中謬謂余士不用於世則亦已矣而終不忍不白其所志貽家世羞聞子以古人之道自任所為文章以定是非別同異曉當時而傳後世也若以華之賢不肖其出處進退將求折衷於夫子焉余語君子神明之胄而王國之光也漢至今數千百年而江陵之族姓無有聞於世者及子之身而實當

國家之盛乃三仕而三已焉夫以忠義之靈不能庇其  
孫子使數千百年之間淹厄而無聞忠義之不公其親固  
如是耶抑子之命定於天而忠義以忠順直方之性不  
肯逆天而行其胃臆耶抑又人世之榮辱得喪與鬼神  
之見各殊已者之得未必不如仕者之失耶三者之說  
子必有以自信焉知其若此而何媿乎為忠義之苗裔  
也與君留信宿而去書其語為贈別之序

送汪悔齋使流求序

國家受命宅中統壹方夏威燁旁達覃及無垠至於海外罔不震懾悉享悉庭其有阻疆自雄悖暴淫逞則不憚取亂侮亡奮雷霆百萬之師臨其區域立就殞滅於是

天子曰嗚呼予一人受天顯命盡天所覆以界予有家惟天眷在德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廼顓任仁義禮樂教化以保惠黔首懷柔遠人流求自

先朝奉職貢為外臣不懈罔愆康熙二十年冬中山世

子尚某遣陪臣某表奏其先王喪乞嗣封爵禮臣議流  
求越在海外道遠宜以冊命頒給陪臣不遣使便於是  
陪臣某具狀陳乞欲得天使為小邦榮寵其時

天子御門覽狀

臣

廷敬實侍起居

上曰海邦嚮化宜遣使宣布朝廷德意如陪臣請且宜  
得通經術善辭命可使遠方絕域者下公卿臺諫推舉  
臣廷敬退而謹書其事於冊公卿臺諫廷推翰林檢討  
臣汪楫為正使中書舍人臣林麟煊為副使

上曰可二臣銜

命行有日矣輦下大夫士能為詩歌者競賦詩以壯其  
行汪君不以余不能文也而屬予為餞別之序余舉一  
觴謂汪君曰嚮者廷敬侍起居親見上之鄭重遣使臣  
也夫余與君歷玉堂升清禁從容侍從之班見

主上聖文以開太平神武以遏亂略載之左右史者多  
矣而大要於仁義禮樂教化之大以保惠懷柔天下者  
尤孳孳焉汲汲焉宵衣而待旦日中不暇食遠人之來



其亦聞風慕義而至乎傳曰於遠人則修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傳又有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上之鄭重遣使臣之意其必有所甚念於此與且吾聞  
古稱流求驍健喜擊鬪攻刺其俗多與中國殊迺今或  
者又謂好禮義悅詩書安知今之俗不異於昔耶然則  
宣達國家以仁義禮樂教化懷柔之至意使之服教畏  
神廩廩

聖化暨環洲島而處者永為冠帶之邦不專屬於君之

此行與使成而旋必有以此稱塞  
上旨者廷敬又將執簡而書其後

送翁寶林尚書予假遷葬序

士當窮阨離密親遠丘封提書游四方不憚道途之勤  
羈旅之艱者凡以求顯名美仕也及循覽昔人行事見  
其獵聲名耽祿利有危如顛跌俵俵焉而不思止者則  
心鄙之或有有才無遇遇而輒困苦若不容其身者又  
未嘗不太息想慕歎惜其為賢故士之仕也守難進易

退之節或長往而暫歸者亦凡為仕所宜焉耳矣豈必  
有道之士能乎哉而卑俗時士之論有異焉曰士大夫  
引退乞身當於寵盛志得之時斯可以為榮矣若寵渝  
志失欲退而不能或能退而祇以為辱也余之說不然  
士君子進退於時度可不可耳豈計榮辱哉是說也惟  
有道之士能之古之人有欲退而退者晦菴之立朝是  
也立朝四十日而退而晦菴不以為辱有欲退而不免  
於辱者伊川涪州之行是也而伊川不以為辱有欲退

而不得退者司馬君實之居洛是也居洛下十五年而當時且以為榮是何也三子者古所稱有道之士無得而加焉者也故或退或不得退或退而辱在天下未嘗以為辱而後世之榮亦莫有得而加焉者此吾之所以異乎流俗之論也寶林為大司空數閱月乞遷葬以去於是卑俗時士譴然同辭曰寵盛志得之時也而引退如此此乃可以為榮矣而余謂不然者寶林有道之士也有道之士志意不出三子下三子者之進退榮辱渾

然不以加諸其心寶林豈以一退為榮者哉士守難進  
易退之節或長往而暫歸凡仕宜然也不必有道之士  
後能之寶林以三子為師法其所見宜有超然於流俗  
之外者也此亦豈足以榮吾寶林哉雖然士之振華纓  
曳朱轂超超驅馳而不能休回念嚮之離宍親遠丘封勤  
道途而艱羈旅者凡以為有今日耳今幾何時而忽  
焉以去故有視危如顛跌俵俵焉而不思者以為吾之  
所甚榮在此誠不能一旦捨而歸也則凡為仕者欲其

守難進易退之節將誰能之今寶林之歸世以為榮亦  
可以為勸也已寶林之有道吾所取正焉者其以余言  
為然與否與

送張公著漢侍郎歸展先隴序

今天子神明獨運於上萬幾旁午環顧三公九卿疇咨  
太息曰惟得人大僚之位主爵啓事上請必審詳諦觀  
其人若既可者或經歲月不輒下欲得端碩魁異傑特  
之賢以興事赴功蓋其難如此而士大夫之官中朝者

恐慄惟謹求稱

上意之所存奔走率職不敢自寧箸漢公筦貳中樞  
望實隆茂發言建策動中機宜朝宁倚以為重所謂端  
碩魁異傑特之賢也一旦請歸展其先壠

上憫公意予假以往且度其道里往來程日之早暮計  
時以還闕於是縉紳之士相與言於朝曰公吾屬之所  
倚以為重也奈何其去其鷹揚虎賁建牙開閫之長猷  
冠魚服撫劍控弦投石超距之士咸瞻視嗟咨曰公不

當去而屏居息影處士者流曰公之去誠有以哉嘗見  
聖朝之取人用賢也惟其大不惟其細惟其全不惟其  
偏今夫恐懼惟謹奔走營營不少休之士

聖明所燭也然以為奉令一官效能一職猶憂憂乎其  
難之況將置之玉衡大斗之間論道經邦之地以興起  
事功可不於其大者全者取而用之乎夫公既抱其大  
且全者而天子又知之所謂其人之可者也且用公而  
公求去然則公之所為大且全者又豈尋常意量之所



能闕哉夫惇在三之義篤臣子之恩所以顯至教廣隆理也公以先壠之故歸誠

君父

朝廷不惜其去以勸天下之孝於其先而公之孝於其先者實可以風示天下之人此其所為大且全者何如哉余屏居息影之人也於公之歸既不同乎朝士之意而又與冠緼服魚撫劍控弦之倫異其趨姑有是說焉以導公之行

崑山徐相國賀序

自風后力牧已來唐虞三代迄於後禩相道之隆替視乎君君道之盛衰視乎相堯之相舜舜之相禹禹之相皋陶伯益湯之相伊尹此夫人而知之也堯嘗咨相於放齊諸人既聞其言而吁之使當其時一或不慎舉而用之以為相而舜亦不相禹湯亦不相皋陶伯益伊尹而其所任以相或皆如堯之所為吁者而堯舜禹湯獨孑然以一聖人而立於其上若是則欲以名唐虞三

代之盛使天下後世之人羣然而稱堯舜禹湯曰此為君之至者而其相則泯然無聞焉此豈理之所有者哉故曰相道之隆替視乎君君道之盛衰視乎相自時厥後不知其世視其君不知其君視其相視其君而其世可知也視其相而其君益可知也蓋相之繫乎君其重鉅如此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立齋徐公以戶部尚書入叅大政於是朝之卿大夫百司藝事在官之賢者閭巷之耆叟童兒走卒皆曰吾

君堯舜之君也必如公然後可以為吾

君相蓋天下望公之相久矣公天質雋異蜚聲藝林

世廟在御對制策親擢公第一人時已有公輔之目

今天子當陽益器重公累遷禁近密勿論思之職地處

清要公嚴潔以持身虛公以宰物朝夕以所學獻可替

否啓心沃心蓋勸學佐治之績茂焉及其居臺憲也謇

謬謬不狃於貴成謀薄廷諍之說一時諸為奸利不

便於身者皆側目裂眦矣其後公既罷而閒居益緝學

礪行讀書續言以昌明正學為已任居數年而

天子思其言復拜公御史大夫公不以前罷故少自抑損由是

天子益重公而思大用之矣余又嘗論人臣進言之有難易也言之而用身安而道行者此其言之易者也言之而不即用身退而道尊者此其言之難者也既言之而身退矣至於久而思其言重其人者吾道之所由以益尊而不易副其難者也然公既以其言結

主上之知今且以昔所言者起而見諸行事惟

聖主有以荅天下之望吾知其無有難焉者矣昔舜之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元首股肱一體之詞也而伊尹亦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一德云者即舜皋陶所歌之義也他日又  
言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則伊尹之實有是德  
可知矣今者堯舜之君在上公適為相由舜皋陶所歌  
之義以徵伊尹之言則三代以下後禩之君臣不足為

公道也公其思所以為堯舜之相乎哉余弗能為佞以賀公之相而終望公以堯舜之相之道相吾

君是乃可以為賀也公之同歲生官中朝者將有賀於公聞吾之言曰微子言公其念之矣雖然公之樂聞有是言也請書之以為公賀

### 祀學錄序

禮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鄭康成謂先聖周公若孔子也禮又曰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康成引周禮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今天下學祀孔子稱至聖先師則是直以先聖先師為一人矣考之禮意多未合孔子之下有先賢有先儒若高堂生毛公之徒並稱先儒此皆古之所師者也禮所云釋奠於其先師者專謂此也今則不然蓋以孔子為先師則不得不以高堂生毛公之



徒為先儒又以別於鄒魯之賢亦其勢使然也又其下  
曰鄉賢蓋鄉先生之祀於學者康成解國故謂即其國  
之先聖先師言國故有此人也今鄉之賢者猶國之故  
有此人耳夫高堂生毛公之徒不得稱先師而謂國故  
反可稱先聖先師者其誰敢與先聖先師之名必不敢  
居則當旁通其義於禮而不失先王制作之意而已矣  
又禮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終之古者天子視學養老  
同重並舉而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世之老故吾謂今

之鄉賢可比於古者釋奠其先老之義雖不盡合於禮意而以世變推之猶為可受庶幾行之久而不至廢絕也蓋古者釋奠先老之禮亦已重矣凡養老適饌省醴具珍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養老之禮其重如此則其於先世之老曰釋奠云者視先聖先師文既同而禮之重可知也養老之禮親袒割執醬執爵則其釋奠於先世之老其禮之重於養老又可知也郡縣之學使其長吏行事雖其節文儀則有異而其於天子敬學養老

之意貴於無失其義則一也故吾遂謂今之鄉賢猶古者釋奠其先老之意云爾或曰先老祀世之曾為三老五更者今鄉賢之祀惟取其德行不能必其皆老而沒也韓子不云乎聞道無先後今使顏淵子奇雖得壽當不僅在先老之列孔光桓榮之流雖為老更終有媿焉故其祀於鄉者亦惟其賢焉而已耳惟其賢則未有不賢而可祀以先老者且古者釋奠先老又不惟以謂養老而已學者所習之業既以取法於先聖先師而先民

之可則倣者亦徃徃而有焉故釋奠先老同於視學使學者有所興感也後世聖師之名既不可居而先賢先儒之得通祀於天下學者必請於朝久之議定而後行焉蓋亦難矣吾恐責名起議而使先民之可以則倣者不得亟列於祀且久之而廢是禮也故原先王視學養老之義而為之說焉蓋有感於我鄉真翁蔣公之為賢也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公其人也公歿而宰木已拱矣其流風遺徽之傳於後者故老稱之後進思之措

紳先生交頌如一遂聞之郡邑聞之大吏僉曰允宜檄  
學官從祀如常儀後生小子有所興感則倣由是鄉賢  
因公而益重然後益知先王釋奠之意其示學者所習  
之業有所取法其義至深遠也輒推本禮經遺意而旁  
通其說為祀學錄序

### 從祀錄序

郡縣學廟之廡皆有所謂鄉賢者其果有益於教術治  
理乎哉先王設學教士重師儒之職其有道德之所歸

而民之興行可視以為法者歿而祭於瞽宗以為樂祖  
蓋自舜之命夔也有胄子之教其法在乎絃歌舞蹈講  
誦辨說以節文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泳  
陶乎親義別序信之實故周之盛既以大司徒掌鄉三  
物之教而又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蓋不獨以教其國  
子而邦國之教準是法焉士生其間其有為道德之所  
歸而民視以為法者是以有瞽宗之祀記曰釋奠必有  
合凡以助合成成均之法所以使民觀感奮興以為吾

之所取法者且得列於豆籩几筵秩祀之中上之不忘  
乎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如此其至也故相勉於學而  
為凡民之倡則凡淫陂邪譎殄行驚師之習不接於民  
之耳目心思而流風善俗足以詠歌興起於無窮夫是  
以教術之美治理隆也今之所謂鄉賢古之所謂瞽宗  
之祀也豈果無其益哉自俗之偷也舉先王立教造士  
鼓舞振興之方皆以為榮身競名之階傭奴市販之子  
暴起里閭苟可以騁其力不難使先聖之廊廡同於士

寢牢醴勺霽之品物等於麥飯紙錢於是乎鄉賢之設  
果不足以爲教術治理之益矣而華州之風獨猶有先  
王之遺焉蓋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所開基也故其君  
子有禮樂文物之習其小人有稼穡憂勤之業奇衰  
之行不齒於其鄉而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乃得從  
祀於孔子之廟庭其民之欲之也則然非其家之所能  
強而致也中允陳先生官兵馬指揮以子貴封文林郎  
林縣知縣先生以理學爲闢中正傳民之所稱孝友忠



信廉正碩大之士也自四方之賢人君子過必式其廬  
士上其事民誦其行僉曰瞽宗之祀惟先生允宜其家  
不得辭從士民之望也夫師儒之於古重矣關中之人  
獨能原本先王之意以求益於教術治理之隆豈非有  
志於斯世者所樂道而稱述之者哉余因序其所謂從  
祀之錄者如此以華州之風可以風世不獨為陳氏一  
家之榮已也

祀鄉賢名宦序

古者君親見鄉長而問焉曰子之鄉有賢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厥罪蔽賢其於公卿大夫進賢者賞蔽賢則戮鄉長公卿大夫勢邈然絕矣責之皆重如此而周官王制興賢能論秀士則尤專責於其鄉然則鄉者重於公卿大夫與蓋先王養士教士之法惟鄉備焉故士之賢不賢其進其蔽責尤重於公卿大夫也後世教養之法廢於鄉鄉既不可以進賢而公卿大夫亦未聞有蔽賢之誅於是公卿大夫亦不數數以進賢為事則其比於

鄉所爭輕重之數幾何也然鄉雖不足以與於進賢蔽賢之事而至於今有二事焉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而重於公卿大夫之所為者一曰鄉賢一曰名宦斯二者鄉以告其令守令守以告其有司有司又以告封域之大吏而後得祀於郡縣之學者也祀者賢則士吏有所勸祀者不賢則士吏無所戒勸戒者先王所以教士養士之大法也而於斯二者備之余故曰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者此也今鄉祀以賢

仕之鄉祀以名宦二鄉之人其祀之也果為賢也果可  
以為勸也吾信之矣夫以公卿大夫不能薦之於朝而  
鄉之人猶能祀於學而使天下之凡為士吏者有所勸  
而不至於無所戒是公卿大夫之所不能為而鄉獨為  
之鄉之重不猶有古者之遺義與昔黃霸材長於治民  
號稱良吏其始坐為豪桀行役使其鄉人徙之雲陵而  
朱邑亦云桐鄉民愛我必葬我桐鄉邑之在鄉里誠未  
可知然觀其言若有不自得者今為鄉人與仕而為吏

皆能使之不相謀而鄉之人皆祀之則其為人所愛慕  
賢於古之人遠矣吾於某公嘉其賢而又重以侍御楊  
君之請也故為茲言以序之侍御為吏於臨湘今且為  
公卿大夫將能為其所不能者吾是以樂得斯事而書  
之且又因以致望於楊君焉

朱太僕畫像序

予觀朱太僕畫像蓋賢哉有道之容也太僕曰得子之  
言以為重夫子非能立言者太僕奚取於子言也哉使

徒以其容之可稱者而已則世之有目與有口者之所共覩而能言者也奚必予言之為重也無已即與之論畫可乎畫者之欲貌人之容也使之久居而熟視焉聆其聲音察其笑言洞然有得於其人心矣然後求之於其形焉故不善畫者畫形善畫者畫心畫心而心各肖其人心夫然後形各肖其人之形也今吾與太僕論畫也而可以論心矣故目欲其無不明也而必有所勿視耳欲其無不聰也而必有所勿聽口欲其無擇言

也而必有所勿言身欲其無擇行也而必有所勿動然則心欲其無不通也而必有所勿思蓋耳目口體必有所不視聽言動而後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心必有所不思而後思之不出其位今夫畫目瞭然其無視也耳凝然其無聽也口默然其無言也身寂然其無動也心淵然其無思也自有此畫今幾時矣今欲使太僕終日視而瞭然無視也終日聽而凝然無聽也終日言而默然無言也終日動而寂然無動也終日思而淵然無思

也有如此畫焉能乎不能乎夫瞭然者其無不明者也  
凝然者其無不聰者也默然者其無擇言也寂然者其  
無擇行也淵然者其無不通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吾故知太僕有所能有所不能也今之進諛於人者非  
周公孔子則不可以為悅而吾以為非聖人不能者蓋  
不敢以是進諛於太僕而不敢不以是厚望於太僕也  
太僕知予非習諛者也故示吾以其像也而吾與之論

心



## 八刺史圖序

八刺史圖者江君在均州時采掇漢晉唐為刺史者人各一二事書之廳壁已令善畫者圖於簡冊備其形與事余在京師得觀焉江君曰為我題其緣起庶以傳於後使是重也會余遭憂還圖歸君所君是時補官適得河中壤境相接居一年君復以圖來於是余乃喟然歎曰嗟乎刺史之賢可傳於後至可畫以為圖使後之攬者流連愛慕慨然於心而反覆不能自己者上下千年

能有幾人哉由漢以來可記為圖者才得八人人不能  
數事若是乎刺史之賢可傳者盡於八人八人之賢可  
傳者盡於一二事為刺史者蓋其難矣雖然以事繫人  
事可傳者尚衆以人徵事則八人者吾歎其難能焉士  
有德才而不遇遇而適不為刺史與為刺史而不皆有  
事之必可畫為圖則八人者不可謂之少也由唐以來  
至於今蓋千餘年又得江君始余知君好古通經為文  
章能致諷述於衆及為吏以經術緣其政及去而人傳

道之思之不忘余由是以得其為人蓋與古之八人者  
侔焉八人者或以文章或以經術或以風節或以政事  
要之不違於道皆所以成其為人也夫古之人不可以  
見今見吾江君如見古之人焉後數千百年或不必千  
百年安知不又有如江君者畫繪為圖並八人者而為  
九刺史也與哉八人者或不終為刺史矣而世之稱之  
必以其刺史則刺史之重可知已君尚思其重勉其難  
以盡得夫八人者之所以為人觸於目警於心奮發於

行事是為此圖之意也夫八刺史者張豫州敞賈交州  
琮陶江州士行元道州次山韓袁州退之顏饒州清臣  
韋房州景駿段處州成式繼八人者則吾江解州辰六  
也

椿萱圖序

蜀中劉君可南為選人京師日夜念其父母令善畫者  
徐生畫椿樹萱花君則負琴書其傍將趨而進瞠乎有  
遠思者而京師之能為詩者則皆詠歌嘉歎其所志其

後為沁水丞挈其畫以來以示余曰請公為我序之余  
時未能有以應也於是圖留余所且幾年矣當徐生畫  
時劍門阻險隴雲棧樹在煙塵烽戍間羈旅游子思其  
親而不得見不得已託興於草木琴書以自寫其意亦  
可悲矣及

王師定蜀道始通君之父太公問關萬里走京師就養  
官舍父子始相見嗚呼兵戈關塞回首驚魂撫曩時之  
畫以追數其聚散離合之端其悲喜當何如哉余竊觀

自允逆稽誅士大夫知忠孝名節之大者往往而有而至於悖

君親甘屈辱以苟旦夕之命皆身名滅裂而無存者亦不乏焉予以君父子之所遇有可感而志者故卒為之序而歸之

李晉陽詩畫冊序

敬嘗過魏少司農環溪先生家見公子無偽娟靜秀好時尚未任戴冠然已通詩書儼然鴻生鉅儒真名卿之

冑也次見其館甥李東陽溫雅醞藉浮英華湛道德才  
器比公子益驚異之他日司農公謂余曰吾子婿之兄  
李君晉陽洪川西域名家子惇行孝弟父萬柳居士既  
歿提抱其弱弟友于善教雅好詩古文作柳林記以悲  
號思慕其先人天下大夫士多感其言皆咏歌嗟歎之  
又好藏弄古今人書畫畫冊有名公卿題其上者屬子  
一言志之始吾見東陽心異其非常人乃今後知晉陽  
君之家學有本哉孔子惡夫沒世而名不稱者又曰宗

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謂士以君之賢知名天下公卿大夫士往往詠歌歎息想慕其為人其亦可風也已然吾聞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吾於東陽之於司農公不能無厚望焉矣

大司寇魏環溪先生七十壽序

蔚州先生致政歸之再明年春秋七十矣客有過余曰先生以道學自任廉清於物無所嗜好顧猶獨喜文章請吾子為文以壽先生又曰先生謂子近道而有文壽



先生非子文不可子不得辭余謂曰諾已而念生辰為  
壽之辭余既不習以為而先生喜文章其非以世俗之  
辭明甚則吾所以稱先生亦以先生之所以自任者庶  
幾可乎粵自詩書所紀唐虞三代其時君相皆聖人無  
道學之名夫聖者道學之標準也堯舜禹湯文武以道  
學而為君皐陶伊尹周公以道學而為相上下二千年  
入乎此則君明臣忠而天下以治出乎此則君闇臣邪  
而亂亡隨之陵夸至於春秋道學之統不在君相而在

師是以孔子為道學之大宗也孔子不得位無所繫於天下之治亂而萬世之治亂恒視孔子道學之興廢以為歸火於秦而秦以二世亡黃老於漢矣而漢之儒者抱遺經守師說莅官服政往往依据經義葺決補漏掇什一於千百而漢治猶為近古佛於魏晉六朝而學士大夫藻績文字為無用之空言孔子之道幾於滅息自是以來兵革相尋篡爭接踵道學之不明不行其禍至於如此之烈也唐之太宗號為賢主曰魏徵勸我行仁

義徵之學本於王通通雖不能盡聖人之精微而其流風墜緒猶足以有為於一時而世莫能用況其有能行聖人之道者哉五季紛紛無足言者有宋興而道學之名遂以大著濂洛推闡於前考亭集成於後亦皆不得行道之位甚至有厲禁於其時然宋之文治視漢唐加遠焉元許魯齋明薛敬軒皆亦嘗為相矣皆以不能久於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於天下然而接宋儒之傳者二子也接二子之傳者吾求之往代驗之方今舍先生吾

誰與歸與由孔子以來斯道之傳寢微或無其人而時君世主方嚮用儒者或有其人而不獲見用見用矣或詘於時不能盡其道此後世之治所以不能幾於唐虞三代之隆也

今天子以聖人而為君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將必有如臯陶伊尹周公其人者以為之相舍先生其誰與安見夫唐虞三代之隆不再見於後世之治也與客曰子之言可以壽先生矣

孫止瀾學士壽序

以吾所知及與游江淮間賢人君子若抱道德而隱居  
不出以仕者於鹽城則宋射陵先生若出而仕矣猶隱  
居然則吾友孫止瀾先生蓋吾之知射陵以與吾止瀾  
遊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射陵高節偉行宜其著聞於天下而吾必待止瀾而  
後知之者蓋非止瀾之與游無以知射陵之深而兩者  
非相與游之深而吾亦無以知其言之可信也若是則

同心之言烏可少乎哉今年射陵年七十而止瀾亦六十矣射陵之賢子穉恭以試高等貢在京師將歸而拜其父而淮上之賢士大夫謀所以為射陵止瀾壽者穉恭之言曰吾父之執以得陳先生文為快吾父更不可以煩先生余聞而賢其言也今夫文以為壽古有是乎哉吾欲一文以為兩先生壽今有是乎哉夫古無而今有安知古之無者不始有於今也哉或者謂兩先生之行出處進退不侔矣射陵以耆舊之遺委形抗志荷

衣草履自放於山陵川澤之間而止瀾當少壯時擬巍科踐華塗翱翔承明著作之庭及其倦而暫休也海內望之冀其旦夕枋用今年甫周乎甲子知化進乎古人使其駕亨衢而康民物吾道之與行方自茲未艾也而子比而同之過矣雖然止瀾年未命爵蓋屢進而屢退焉今又十年所蕭然環堵糲飯藜羹不異後門寒素而道進德修詩書絃誦咏歌先王之遺風將樂而終身焉回視十年以來人世之升沉顯晦得失利害順逆之故

或朝而華榮暮而戮辱者亦復何限而止瀾神明澹定  
歷寒暑晦冥而不渝也此其與隱居之君子何以殊焉  
故吾欲以壽射陵者壽止瀾蓋兩先生之道同而其所  
以自處者亦無不同也且吾有味乎止瀾之欲得吾文  
也方今稱壽之言必貴烜赫巨力之人謂可以張其名  
而耀其事不然則取世之自以其能文叫呶呼號於衆  
與人爭一旦之名者豈此文之足以附不朽哉彼亦聊  
以自託於知文者之流姑以陵夸恣矜而已耳余雖挂



名朝籍而顛頽枯槁閉關固鐫無以別於偶木石而友麋鹿者去烜赫巨力之人遠矣濶矣又自以其不能文故不呼號求名於世是二者凡所謂今之稱壽之言無可為役者也而止瀾之有取於吾文者得非將以遠夫烜赫巨力之人而與顛頽枯槁者以引類而寄情而文不文固不暇深論耶苟如是則以吾之顛頽枯槁之言於荷衣草履自放於山林川澤者祈黃耆而頌無疆正其宜也奚不可以壽止瀾者壽射陵乎然吾雖已遠夫

烜赫巨力之人猶且挂名朝籍是抱道德而隱居者之所望而猶欲遠焉者也吾之文終不可以壽射陵而姑書之以為止瀾壽

宋射陵先生壽序

聖天子御極恩德洋溢四海下至深山窮谷靡幽不燭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郡縣為勸駕時有以病辭徵者淮南則宋射陵先生後復詔舉博學鴻儒大臣又以先生應詔而先生堅謝益力當是時識與不識皆仰先生

之高風希一望見丰采而不可得余之嚮往於先生先生不以余之不肖而嘗有願見之思也何其幸哉余曩與學士孫公止瀾游孫公淮南人也為余道先生平生出處甚悉乃知先生固非隱者也上世自明弘治己酉發解甲第屢世迄今不絕先生以世家子束髮讀書下筆數萬言不休抗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鑿鑿可驗之設施當時聞先生之名者有祥麟威鳳之目顧乃深自韜抑放志於衡泌桑者之間無與於天下事人無不為

先生恠者而先生益發四庫之藏疏鄒魯之微言行濂洛之奧旨茹蔬飲水充然有餘陶然自樂或質以出處仕止之經則隱几不應或坐對長嘯而已世未有識其所以然者而先生亦以為世之知者寡也顧嘗曰止瀾曾為我言陳公則陳公其知我者乎乃令其長公孝廉從余游歲之庚午止瀾年六十先生登七十余郵文為兩家壽今又十年所矣孝廉介書來乞言余復之曰十者盈數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易於下向止瀾與先生共

鉛槧晨夕論文者已為異物如余握管為兩家獻純嘏  
詞者亦復頽然髮黃齒豁又況八十年來故家舊族興  
廢亦幾更矣而先生里舍巍然猶數百年故址夫人井  
臼躬撻苦志偕隱詩書之澤詒於後昆諸郎培風展翮  
指顧為廊廟瑚璉而先生視履精明孫曾繞膝含飴摘  
果極人世之樂事則天之報施先生為不爽而先生之  
堅卧不起復何歉於人世哉楊子曰梁齊楚趙非不富  
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岩石之

金史卷之六  
卷三十六  
下名震京師豈其卿豈其卿余謂君子而足以成德名  
雖岩穴終老可也即使履天衢立朝廟終無損乎其高  
也何必不卿則夫先生之出處豈有膠固之見於其胃  
中哉固未可為流俗人道也書此為一觴之侑

田司農壽序

國朝有名諫臣陽城田公兼三當

世祖龍興重制科羅致天下豪英公用首科中進士為  
太康令有賢能聲擢曹郎久之

朝宁益知其賢拔置西臺御史

今上即阼重諫官察知公賢內陞京卿是時京朝官途壅不得補

詔以京卿品秩叅補科道於是公更歷省臺簪筆荷橐回翔諫諍奏彈言事之地積有年歲前後條奏闕國家沿革利病用人行政兵食禮樂措置廢興諸大計無所不言言無不愷切詳明今官府典制釐然載方冊及令下郡國所奉行大抵皆公為給事中御史時所建言者

也公既精誠通敏感孚

人主而言論丰采岳峙風行士大夫倚以為重由是踐清卿陟憲府晉秩為少司農皆用不次登顯天下之人聞其風聲無論識與不識僉謂

天子方嚮用經術政事之臣旦夕攬魁枋而宰化機者必曰田公田公云然公之意不自以為得雖在朝廷其神明寄託常在山林栖遯之間於交游親串時喻其意聞者益歎慕其賢歲辛酉年甫及耆得返初服脂車之



日都人士卧轍遮道留公車馬不得行公間道疾驅去  
昔人謂二疏去時觀者歎息知其為賢今以視公為何  
如也昔漢李固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等待以大夫之  
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中無一宿儒大人誠可  
歎息是日有詔徵用厚等宋張忠定公謂寇萊公用太  
早仕太速甚以為蒼生無福夫以寇萊公之賢忠定猶  
有是語而李固一歎厚等乃復徵用然則老成魁碩誠  
國家所宜愛重而蒙任使近寵光尤當致慎於少雋喜

事之人矣。今俊又盈庭百寮師濟上追唐虞喜起之風  
豈漢以來叔季之事所得比擬而稱數之者行將召公  
起之田間畀以機政舉公為諫官時所欲言而未盡者  
起而悉見諸行事公雖欲長有山林之樂豈可得哉公  
歸之時值公初度之辰邑之諸生謀為公祝嘏之辭以  
屬余余惟平史紛若之說不可以為頌而稱述

聖朝所以養賢立政之大者以頌公然不僅為公頌焉  
而已也

徐健菴尚書壽序

孟子論王者興必有名世賢哲之生與興王配豈非重與又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明王道雖闕而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也豈非尤重者與蓋自三代盛時政事禮樂出於一治同道世同風而士同學也及其既衰政事禮樂出於二歐陽子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者是也若夫治出於二而道德風俗之不同士生其時欲其耳目之專

心思之一踐行之篤以從事於先王之學蓋已難矣是以百家之說紛然襍出於其間而莫之能同至於士不同學而害愈及於治天於其時篤生賢哲所以承王道之闕而補救其弊也不謂之豪傑之士其何以謂之哉然王道之闕其弊亦以時而殊故孟子生於周衰戰國之時王道之弊在楊墨辭而闢之廓如也自孟子後二百餘歲其弊在非聖之書廣川董子興焉六藝之道孔子之文燦然大著於世又數百年而至李唐之代其弊

在佛老韓子起而闢之歷五季之亂至於趙宋而理學諸君子後先奮興於其際斯文之盛於斯至矣然亦時承其闕而補救之蓋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由宋至於今其弊常患在異學異學之弊同於非聖之書而甚於楊墨佛老其論性無善無惡其論學親師取友為學力行謂為好事論聖人之書六經皆糟粕夫為佛老者必有師又其書皆具其點者亦嘗從事焉而為異學者既襲其說以論性乃欲棄師友離書冊母力行其所學果何

學耶其弊不甚於佛老耶夫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豈謂  
無人其卑者溺於辭章末技之習而高者又惑於是焉  
壞人材亂民俗浸淫於政事蓋其為弊流於宋而泛濫  
於明自百餘年來未有已也如今日者所謂王者之興  
文王之世也而名世豪傑之士實生乎其時如吾徐先  
生者此吾之所尤厚望焉者也先生以道德文章負海  
內大名及其列侍從歷公卿事之可傳道於世者衆矣  
而吾皆不以為先生之所難而先生之大者在以其大

同之學發之於至一之治而已歲之十一月先生初度之辰其及門受業之士問言於余余故稱引孟子以來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者而引以致美於先生焉然彼皆所謂豪傑之士不得有為於時而獨幸以其言救萬世之弊今

聖人在御辨學術之是非審人才之邪正王道之興無由闕也而先生以名世之業適與會其時將使儒者之效大白於當世此吾所以又致私幸於先生也

蓋臣王翁七十壽序

昔人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實之不至烏乎賓吾將為實乎無能為矣私竊自喜以為無其實而不有其名可免過情之耻矣襄陵王翁曰否否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王翁者嘗遊於蔚州魏先生之門者也學而有名予聞其言而愧之會翁年七十侍御王君思顯委予以稱觴之文因得仍舉名實之說質之侍御君雖無當於長筵介壽之詞而舉觴引滿庶幾听然相視



而一笑也予家既中落居恒自念士君子立身行志既不能卓然自見於世甘貧守約其定分耳固亦無足言者乃或者曰此其家不貧故為此硜硜也翁則為予白於人人或知吾貧又曰其素所誓志然矣若是者名之可受者也予略涉書史為文以自娛浸淫三十餘年不足供人之指斥一日跋柳州先生集翁讀而歎曰公之論議不忍薄待今人而篤厚於古人如此此豈僅關於一國一世之人而已哉公有其實而逃其名後之君子

其未可誣也予因謂翁慎言之將使子有能文名有不  
好名名若此者非予之所敢受者也退而念之凡翁之  
勉予以其名者豈徒然哉將使立身行志因名以責實  
義厚而情殷者如斯也夫語云無言不報述翁之行而  
實其名亦其宜也翁以聰明特達之才少為諸生以孝  
聞撫弱弟尺布斗粟無所私施於一家及於族黨朋友  
信之比閭化之名實茂焉初衛文清公嘗語魏果敏公  
曰吾鄉有佳士王子蓋臣寧識之乎魏先生由是雅重

翁翁既學於魏先生代北之賢豪競延翁以為上客故  
今侍郎李君東生宮諭魏君無偽稱世講焉翁貢入國  
學新城王公阮亭為延譽於公卿翁之名由是益著許  
君壯其初與翁同入學為諸生孤介刻厲及為吏部以  
歿翁為經紀而襄其葬老母孤兒朝夕皆倚翁以辨士  
論益賢之翁精於易以人之生年配八卦為東西宅以  
居人人居之輒利善察地形牛眠龍耳不與尺度福青  
響應較若神明而遠遊海邦山國得神仙之術夫神仙

之術儒者詘焉翁之言曰不聞子程子之言乎吾惡夫  
狗欲而忘身者予嘗讀朱子叅同契說思之弗得也朱  
子言大要在坎離二字於此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  
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翁其得魏君之所不言  
者乎吾見其肌理瑩潔神采朗發控馭奔馬凌觸炎燭  
犯冒霜露日馳數十百里不倦談讌噉物什倍少年翁  
故儒者而人見之則以為神仙中人也雖翁亦自負間  
嘗語予金房玉堂之間非公莫與居此中歲月方長不

僅如人世之所謂百歲千年公得無意乎蓋將引予為  
采真之游而適遂吾逃名之願者也予雖不能竟學然  
壯其言而樂之即翁言以為壽侍御君曰善夫可以為  
翁壽矣

塗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吾讀詩至四牡之章而有感矣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然後歎昔周之盛時其君閔  
勞臣之公義而順人子之私恩也觀察塗君比在京師

以太夫人春秋高亟求歸省當是時天下號無事海隅  
向風

天子日開明堂惇典協樂有燕勞羣臣之風而勞臣羈  
士亦得因以恤其內顧之憂於是觀察君得從容省其  
母於相州今年康熙乙卯觀察君使使走千里貽余書  
曰吾母年八十矣將丐中朝名公卿之能詩歌者一言  
以侑觴子好古文徵子言不足以介眉壽而祝純嘏也  
予考太夫人行事束修厲行明大義似儒者臨事察機

如偉丈夫蓋嘗以是相太公矣太公少時交游多賢豪  
太夫人脫簪珥供具勸之讀書久之太公怏怏不得志  
因棄去從戎太夫人壯其行解嫁時奩為治寢會兵亂  
不知太公在所後二十年

皇清定鼎太公從龍入關為潤州守始聚合遷相州分  
巡道卒以身殉於難太夫人生三子太公從戎時觀察  
君才十許歲叅戎君南海君皆尚幼太夫人督教諸子  
將荼况瘁以俟太公之歸觀察君由州守歷今官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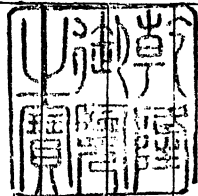
赫赫著聲蹟則太夫人於太公為賢妻於觀察君為慈母而觀察君於太夫人為孝子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今太夫人正健匕箸國家方以武功戡亂時詔求外服敎歷舊臣愚以為觀察君宜出而仕矣且夫風詩之義何如哉方其勞使臣之來也雍頌燕游以告從事則許其將母至戎車飭矣常服載矣而不遑軫其室家今委贄為臣不以身赴公家之急而曰吾有母在以自解太夫人明大義能臨事察機者也以忠孝教其



家者也其烏能安此吾故曰宜出而仕也使觀察君起而趨嚴程奉簡書增修其職旦夕建牙擁麾經營四方以佐天保采薇之治太夫人必且大喜志適神王永引於壽祺

天子將錫之寵命被之詠歌嘉四牡之勞臣不佞又為君賦詩繼美吉甫以自託於六月詩人之義使書之彤管傳之國史誇耀於無窮如是以為太夫人壽不亦善與使還觀察君稱觴上壽以不佞之言進太夫人必怡

然色喜趨命觴觴觀察君曰陳子之言善子其行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六